畏壘筆記

畏壘筆記卷一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予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益愚蔽年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掇錄焉間參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使月悔朔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幷書

太史公

左傳日官居卿以厎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
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
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爲太史
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
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
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爲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閒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
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

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案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古已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

史記索隱曰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韋昭

謂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姚察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案東方朔之說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太史公字爲惲所加無疑韋昭之言於是乎可以考信矣

太公

史記齊世家言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不言其年幾何荀子稱太公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韓詩外傳亦同世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良旣爲韓公

族以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並没而不書恐符謚之説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棄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簒臣當必不謬然祖爲簒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簒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荊軻

班史鄒陽書軻湛七族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湛七族無荊字尋諸史籍荊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軻爲燕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非呂政類耶

屈原

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强黨秦國患之使

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内賂夫人鄭褏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

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羅嘗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冗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觀此

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
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但既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祈武興鄭

伯堅郛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轜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京師也

徐穉

范史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徐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

以義服也哭醊既訖當即其帳衾勞問子琰如何儵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甚正漢末士大夫風尚詭激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非戰國傾危之士其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謂秦繆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言頗爲誕怪

論衡亦曰秦繆晉文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名漢人之學各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傳之誤歟

鴟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司馬貞曰范蠡以吳王殺子胥盛以鴟夷今蠡亦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小顏謂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

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案韋説自解鴟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小顔之説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昔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其言不足信説苑稱楚有鴟夷子皮則恐又别是一人耳

愚案説苑云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令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之燕事不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逃變易姓名超然高蹈如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虞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逆爲之謀主而世之好爲異說者紛紛如此戰國傾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

言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即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絶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

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隸翟公欲以兄

女妻之或曰胡巳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駞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絶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輈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隗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

海上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
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
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亦云
然斯遠古之証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
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
曰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
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爲古隸
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

在官庫知俗作隗林非也案索隱旣稱爲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竊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漢書外戚傳曰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字並當作媢媢亦妬也今考二傳並作妬媢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獨於林字乃吝改耶

老子

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宋吳秘注家語孔子問禮

於老聃禮曾子問稱吾聞諸老聃此誠學禮之効也觀曾子問二章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爲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托云老氏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昔崔浩嘗讀老莊之書不過數十行輙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非法之言亂先王之教也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

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姚賈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遂自殺晉李軌注則云非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與史記不同

聶政

吳師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刺與哀侯之弑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

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蹵哀侯而殪之故哀侯爲君許異終身相焉蓋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故謂之終身相此烈侯三年事策誤以爲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既弒許異將誰相哉愚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事爲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韓策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

政之副猶秦舞陽然則前篇謂政獨行仗劍者亦非也今人但知聶政遂不知有陽堅矣愚案史記六國表與世家合於聶政傳則失之大抵皆承國策之訛耳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高注李牧名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繓請以出

示因出袖中以示奢奢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謂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為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未能免於乖舛耳

阮籍

晉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

王時再居是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慎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慎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率意獨駕路窮慟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深掩夫陰參篡奪之謀而圖滅其佐贊霸朝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裵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裵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案新唐書本傳云天寶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愚案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顏子夭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

盧因命之曰盧醫韋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鄚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鄚縣徐說是也又索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下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隱跡遠害不

自標顯秘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别有姓字造作不經眞可鄙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

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燕趙間號曰萬石君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爲萬石應嫗又秦彭傳六世祖襲爲穎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説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

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稱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小顏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不曉匡鼎來之義妄作衡書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聽耳

子胥復讐

說苑闔閭爲子胥興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雎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棄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邽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比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

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紺幘以齋青幘以耕緗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堯脩十尺眉八彩實聖舜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伋徒患德之不劭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嚭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則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蒯通傳

謂語曰野禽彈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由來舊矣

魏公叔痤語

魏策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爲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黃氏即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爲作神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者蓋三十年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視旁無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耳

後身

商芸小說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

甚相類人云邕是張後身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司馬承禎貌類陶通明玄宗以爲是通明後身宋晏元獻見韓退之畫象謂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愚案此類事篇籍所載甚多難以詳舉身前影後罔所依證儒者之所不道然天地間陰陽之氣之所轉旋變化容亦有之似亦未可盡非也玉澗雜書又載子微尸解時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稱其車爲白雲車文宗時取以入內

君何足

高誘淮南注云秦皇帝二十六年長人見於臨洮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足是也人知翁仲而不知君何足錄之以備異聞又案范史董卓傳卓壞長安銅人以充鑄時人謂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而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英雄記稱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其毀其成皆出臨洮亦一異也

霸出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注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獿人楊雄解難云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云獿古之善塗塈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

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也小顏曰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音乃髙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葢爲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閒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敝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

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葢爲疎謬范中行又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楊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舛誤爲後人所駁何況沈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吴斗南云案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

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靶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揔一人也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無恤郵良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揔一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

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顔乃謂晏失之何耶

黄霸

漢時名人以貲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以貲爲騎郎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傳云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黄霸傳則云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覇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好尚以入財爲輕而覇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見之矣其巧於爲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耳

盧循

裵松之三國志注盧循湛之曽孫諶植之曽孫也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眞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

祖士稺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道曲如弓自古而然眞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即樂天詩意也

畏壘筆記卷二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共或作皆恭羽林郎）以爲祀門戸直（比三百石當作皆）漢世優恤臣下可謂厚矣

两漢禄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品秩之等差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殤帝也）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

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汲黯傳注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然則眞二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眞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荀綽表注不同又案班史

貢禹傳云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范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爲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八百石其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中二千石等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當是中興後因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糧雜給祿粟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防閤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田公廨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

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爲令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説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

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每兩爲四十文皆

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丘致
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
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
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布
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絹綢綿
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
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
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
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

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案洪氏隨筆云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辭訟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撿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

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儆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强盜强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

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輙爲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

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吴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其官爲傳舍廨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頹𡽱因循歲月以致隳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詒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𡖖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

治所廨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

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

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門嗚呼流俗弊蠹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耻漸滅爲天下所羞其愚者素無才諝臨事昏亂失圖巨奸

則固寵營私挾邪罔上是所謂行僞而堅以疑衆者也

潛夫論語

范史鄭太傅稱太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顏氏家訓載裘子野凡䟽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

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絶真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左方下

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
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
愚戇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
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自今不贖人
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
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

棊象形徐鍇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爲局博局外有垠堮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當以繩尺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爲禍福之門盡言翹過築怨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兜堅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

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宮爲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五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爲丙舍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

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傷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有甲舍益證知丙舍爲第三等舍宇明矣

臯陶觟𧣾 玉篇觟胡瓦切𧣾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墻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

知所畫者皋陶觟觽也觟觽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蒞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宫

秦之阿房宫非宫名也史記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地志云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又云

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三歲不覿凶豈非萬世之炯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者案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荅曰周禮宮正

掌王宮之糺禁鄭注云糺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其處旣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綈几

綈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耳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至秦去之索隱云尸子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爲飾今宫外

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横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顯志賦揵六枳而爲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遍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亦曰八枳此爲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史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三等客所舍之名幸舍食有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猶逆旅之傳舍也班史又有謁舍注云今之客舍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謂更衣即如廁也然案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閤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處室屋名也案此則更衣自有兩說矣廁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也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廁蘇林曰廁邊廁也韋昭

曰高岍夾水爲厠凡四說蘇說最爲明快又范史有溷軒注云厠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儔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

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乃始姓嬀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

史記吳廣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

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泰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仍曰孟姚則猶姚姓矣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案代子猶世子是世之爲代自漢已然至唐爲昭陵之諱

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爲太祖廟文帝爲太宗廟武帝爲代宗廟宣帝爲中宗廟此四廟代代不遷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爲代宗而繼肅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爲代宗從繼代立義殊爲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懵瞀至是真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事之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但言尚書省主事六人

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主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八人兵部十人刑部十二人工部九人然則六部之有主事乃自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主事一人右選一人又司勳考功主事各一人愚案是時主事職廝祿薄與令史差不甚遠故楊大

年以爲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爲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事分隸十二房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博士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没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奥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令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議郎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要爲清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

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攺曰太常掌宗廟禮儀沐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爲稱并或以常爲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字衍吳師道云案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

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爲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其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齋議云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案此則指使當是緣人之稍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鹽鐵論曰古人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爲商行者爲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左傳孔疏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爲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爲賈然則商

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强分别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爲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宜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摠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爲大夫疑亦此意

丘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丘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丘嫂恐丘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爲丘姓則或未必然耳

内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爲内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爲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内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懐内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爲内兄弟失之甚矣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生

聲伯而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管于奚之子是又以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前說不同當分别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今吳中惟妻姊妹之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羲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

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世皆一子

孿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以嚚爲兄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嚚當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因亦以前生爲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顔曰祖師始祖也丁寛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之祖如伏生申培公之類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氏所能獨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裝飾男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幷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所視彬真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然要是江南風俗也

崽子

水經注搏水下孌童丱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少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言云江浙閒凡是子謂之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詈無行幼少爲崽子當即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又山佳切

畏壘筆記卷二